

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農基

山梓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耆

同較

山楸

農耆

農正

疏

官兵兼程追剿疏

看得流寇本吾赤子撫降欽奉皇仁使其安插之後不一
徵調立功其心之誠服與否無以辨而人之視旣撫之順

民與未降之流毒也亦無辨此臣部之調用左良玉一則資其威名以禦邊一則率其順民以立功庶幾撫非虛撫而朝廷得有用之人降乃眞降而赤子獲更生之願矣不期許州夜變又復生心地方咎反側之難安臣部痛機會之可惜此一舉之關係豈渺小哉幸總兵左良玉星夜率師兼程追剿而一時將士無不奮勇前驅誓殄滅而後已就中馬進忠馬士秀杜應金乘機內應殺出歸營可嘉也廬光祖劉士傑劉國能衝鋒破敵厥功爲最尤可嘉也除光祖原係良玉部下之守備與塘報內領兵之張應元王允成李大祥被擄之張一元陳自福等勞蹟彰彰自應優

叙外若劉國能劉士傑一撫之後毫無二心尤當首拔馬
進忠馬士秀杜應金被脅之餘旋能反正足蓋前愆臣擬
仰請聖裁特加職級以示車下之賞不俟旋轉庶昭鼓勵
而其抗拒將令堅不渡河如白生化趙登務等二十三人
已經該鎮立梟示衆此近日中邊大將驕玩成風絕無而
僅見者也臣於是而見良玉始而收撫真有容畜之懷既
而芟除饒有操縱之畧似緩急真可資一面者敢祈聖恩
暫加優賚以示褒嘉若夫邊烽已遠此兵之來應否進止
亦祈聖裁定奪臣部未敢擅也

崇禎十二年二月十一日題

附請聖裁疏

竊臣看詳左良玉塘報揭帖已具另本上聞其兵之進止未敢擅定緣此中有降寇頭目若調而用之漸加陞賞則棄邪歸正其心益堅兼可爲餘寇榜樣但邊烽已遁難以見功戶部錢糧十分匱乏又懼多兵爲費臣是以躊躇不決請乞聖裁計此時此兵已行入真順境內若以烽遁令回名義甚正或照五千之數特恩遠頒皇賞以榮其歸又鼓舞之一術也臣憂惶回惑未知可否謹此附陳

崇禎十二年二月十一日題

覆豫撫困苦情急疏

看得豫省自南陽達汴渡河爲滇黔粵楚蜀秦要道近值
流土交訌民逃站倒援兵數至印官剜肉吮血以應之而
協濟之鄰邑立視其死而莫之救也臣部惻然於裕民胡
應選困苦情急一疏爲設一便計請以無驛遞之協濟抵
解有驛遞之京邊而又借互調之法以警之使人人交奮
於功名卽人人交接於水火也業蒙皇上軫念下臣議於
該撫按詳查確酌去後今據河南一省司府如開封歸德
衛輝河南南陽詳覆已無不稱便者各將屬邑抵兌倉口
文冊造送矣而懷慶汝寧之申稱未便者止上蔡濟源息
縣與汝州一州驛傳道臣朱明時所云不過通省十二州

九十六縣中之一二耳乃主議者猶瞻顧於積逋之結習難破姑爲請將協濟銀兩附入考成一語以銷之臣部猶意其於確酌之旨未暢也夫事關郡邑利病惟權其分數之多者從之彼各縣所稱完解者特一時支吾之詞而司府所稱抵兌者乃永久相宜之術卽不必強不便者以就便抑何容抑使者而同歸於不便乎况驛遞一節見在議裁則協濟之銀終作正解此時而不亟行釐正則有驛遞者彌見供億之苦而無驛遞者仍阻協濟之通法之行也何日之有今蒙皇上發下確議臣不敢增設一字惟據該省司道所開列稱便者聽其抵兌卽以十二年爲始應抵

解州縣各正其簿冊刻限報部轉具奏聞而府官傳崇中
李奇玉所稱必不便抵兌四處亦暫聽其不抵仍入考成
項下本部於年終計分叅罰庶幾利害之分數清去取之
機宜當而不致以含糊謝天下之痛癢矣

崇禎十二年二月十二日題

軍前一日無報疏

竊照本月十七日臣在部中望各督監撫鎮軍前塘報一
字不得心切殷憂蓋聞青山之烽闕出又復闕入而拆牆
亦暫砌完茫然不省所謂或者青山道狹輜重難行又舍
之而尋別口乎則建冷爲所必趨臣部前行該將陳可立

伏火甚多有畫圖密送在案彼若走此我兵緊跟力促必
陷伏中斬馘奪獲可大得志也若彼結營不動等待接應
外烽我兵亦復遷延遙尾百里之外則不過數日內外夾
攻匪獨建冷可虞而峽嶺義院諸邊無不可慮聞援督宣
督京勇諸兵俱集遵化而總監與關遼諸將俱走玉豐雖
曰分道而馳總之俱在彼後無肯拚命爭前冒險決戰者
丙子官兵免送之嘲將復見於今日而臣猶恐彼之狡計
乘我兵在後忽焉直闖關門再有外來一枝馳突中前片
石則南北十八里長邊難保宴然無事也計關遼諸將當
選銳星馳先到關門以堅守厚援而其餘在玉豐遵薊之

兵必冒險爭前拚命決戰以爲朝廷立功爲封疆弭忠卽
爲自己取其金珠玉帛駝馬牛騾爲一朝暴富之資亦不
出此不然而內烽不驅坐待外烽入籠不取任飛出籠臣
不知行間諸臣何以歸告皇上而祈免於重典不宥之屢
旨也臣不得已激切申明如其不遵指叅勿怨謹請聖鑒
施行

崇禎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奉聖旨邊烽行走原延攸謀
臣測京援各兵既分道而馳著卽密訂日時三路齊舉
奮勇決戰救難民截輜重佇立大功如奪回親藩更從
優陞陟不許逗延遙尾自干重典高起潛一面分兵馳
固關門俱星速密飭

請旨著洛提解疏

本日子時分御前發下紅本該總督孫傳庭題爲欽犯關係最重等事奉聖旨劉光祚著提解來京究明正法該部知道欽此查得劉光祚見監武清孫傳庭遠在遵化既不能行立斬之法則亦難以提解責之惟有巡按御史劉呈瑞見付通州著落提解庶免疎縱噫臣於是而嘆軍法之難行也人人以必行爲請以不行爲病我皇上曾面諭曰行法有行法之時且要有行法之人而今竟何如哉始無一時之可行亦無一人之敢行也至督察臣劉宇亮方奉九卿看議之嚴旨而分監臣陳鎮彝乃有徑請寬釋之端揭想其道過武清偶聞此事不知奉有悖違屢旨坐失軍

機立正軍法之天言不然而朝廷生殺大柄豈三軍所敢
仰微鎮彝何人何敢言之易易也

崇禎十二年二月十九日題

奏聞下情疏

照得本月二十日該吏部等衙門遵旨看議督察臣劉宇
亮知會到臣竊思臣罪重大原與宇亮不同前者宇亮請
行臣已不能適往今茲宇亮蒙議臣更何容苟安是以躊
躇再四臣不敢與九卿科道同爲看議之人謹具下情奏
聞天聽伏乞聖裁先賜嚴譴微臣而後少寬宇亮之議臣
實實知臣罪重屢屢干瀆宸嚴非敢一毫矯飾也

崇禎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俱已有旨了卿不必又請

乞查紅本發給科抄疏

竊照臣部章奏向來奉有明旨兵科一面抄傳仍具錄本存案爲垂信將來計也頃自邊烽內訌凡關密切軍機皆蒙御前封發臣部該科不盡聞知直待臣部奉行已完具本繳進或者仍發該科問亦重將旨意抄送臣部而時日先後件數之有無不免紛然錯亂無復次第矣臣恐該科錄本先後有無亦復如此無以垂信將來所關匪細而此一時羣懷猜忖衆口淆訛不惟未見本章抑並未聞旨意乃謂二十九審機宜傳爲笑柄不知臣部與兵科俱未發

抄果何自而傳笑也夫臣部章奏祇堪傳笑固無足言然
每調一兵請行一令孰不繇聖裁之審定甚或一奏未安
至再至三孰不經聖慮之周詳姑無論五月以來晝漏百
刻本章上下絡繹不停只如夜漏亥子丑刻乃人間宴息
酣睡自恣之時而臣部猶然上本皇上猶然下本此等焦
勞至極惟閣中值票與臣及職方三四人通宵草奏達旦
行文者知之而餘人固不知也乃欲以偃息之人操風議
之口詆盡瘁之事爲傳笑之資豈不傷哉今邊烽遁矣臣
部奏牘當自刊行而御前紅本未知曾否發科旨意繁多
應敕抄傳錄案但得該科先將旨意查清次序編發抄傳

而行間文武將吏堵截戰援之不力腹裏守土諸臣練修儲備之罔聞仰負皇上之憂勤俯貽厥躬之罪戾亦可見其大都程其殿最無容遁飾矣此又緊關目下之先圖也

崇禎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題。山松曰按二十九審機宜一疏錄見前卷乃招致難民設伏口外二說何以傳笑傷心哉

敬陳賞罰等事疏

看得軍機莫要於賞罰而賞罰必決於陣前然後用命者爭先不用命者殺無赦斯無不克敵成功之理司禮監臣曹化淳憤烽颺之在即傷事會之屢蹉特申大行賞罰之請而設部印勘合之方凡夫將領軍兵戰哨時地斬馘擐

俘深入迂避帶傷先退一一公同面註隨報奏聞似可破
欺朦之積習免查報之游移臣部卽日照原奏之詳創新
行之體刊刻印發力行不難然臣查九邊尋常遇敵獲捷
先口報次塘報皆不載擧斬姓名久之乃查明叙捷而姓
名始一一開列其倖冒稍遲若此番烽入督監軍前但有
微捷口報之後卽開擧斬姓名赴部報驗其倖冒尤捷何
也督監多攜幕弁鎮將各有私人爲子弟開願陞名字謂
之安功將廢弁掩行伍健兒希圖贖罪此等機關在未會
戰陣之先安排已定纔一獲捷而某次安某人功某次贖
某人罪停停妥妥不待推敲早成一本敘功文冊送臣部

矣科臣沈迅前在部時臣指示冊中破綻蓋與將領同姓者多而撫道亦時不免昨有專疏容臣另題今印發勘合若使督監不存至公將領仍踵前弊彼中小弁行伍健兒誰敢攘臂而前抗論功蹟且軍中識字者少誰知填註有無一經奏聞卽爲成案他日雖有言者誘之部司遺漏小弁健兒何從申雪此臣閱歷諸邊熟知情態爲之勘合以稽之未必不並勘合而竊之總之立法者備極苦心而奉法者藐同故紙天下凡事皆坐此病而軍前尤甚武功不成臣部惟有浩歎與俱墮落而已抑賞罰二字雖並用並稱而軍興以來皇上之頒發銀幣臣部之卽擬加陞原未

嘗不亡行也惟有罰之一字未聞小試其端今日不轉此
關到底誤盡軍事書稱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古聖格言萬世垂鑒無踰於此除臣另疏請旨外所有印
發勘合事宜伏候聖裁定奪施行

崇禎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題

謹因驗功直叅罪弁疏

竊照賈莊失利督臣盧象昇子身効死一時鎮將無不潰
逃臣部據法直糾俱當亡斬時則輔臣劉宇亮有虎大威
楊國柱較覺敢前重加降削姑責戴罪圖功之請督臣孫
傳庭有兩鎮殺出重圍似宜原情末減姑削官階戴罪亡

功自贖之請宣督陳新甲有楊國柱虎大威李重鎮劉欽
皆平昔敢戰之士尚可期桑榆之收乞賜處分仍責圖功
自贖之請臣部題奉欽依姑念用人之際削職充爲事官
而潰逃倖免法合首誅與再違大寘重典不宥旨嚴斧鉞
自在也祇今又閱三月虎大威楊國柱各率所部領哨衝
鋒時有斬馘猶候事寧之日仰聽朝廷處分未敢訟言贖
罪惟昨宣督陳新甲解驗功級咨開二月初六日一件題
爲圍城數日受困被攻等事係在香港斬級八顆內副將
李重鎮下斬級二顆一顆爲首千總楊進朝一顆爲首村
官怡班的俱係西人情愿贖罪已經題奏訖等因臣甚訝

之間差官朱國樑爲誰贖罪對曰爲李重鎮贖罪臣當叱
之曰重鎮何罪夫非督師陣亡親將不能同死之罪耶乃
以西人二級值銀百兩爲求贖罪是朝廷遣一督師不過
值銀百兩而已督師陣亡爲親將者欲得不死不過拚捨
百兩之銀而已驗至後段二月初九日香河獲功李重鎮
部下七顆內東人二顆各賞銀一百兩西人四顆各賞銀
五十兩又東人一顆爲首梁瑄贖罪臣不知梁瑄何人且
別有何罪而贖之所以自贖者確確乎止前二級而其
餘皆受賞矣卽其所以酬督師者確確乎止百兩之銀而
自分必不死矣痛哉痛哉臣另疏言賞罰二字雖並用並

輯而軍興以來賞原未嘗不立行惟罰竟未聞小試究論
行罰之次第莫先乎重鎮一人重鎮而猶在也已無以示
懲於餘人重鎮而以部斬之二級了贖罪之局以百金之
細事償督師之亡也將見從今而後凡爲將者拚買兩級
爲功卽更無功可立無法可加無陣不可潰逃而無人不
當原免矣痛哉痛哉臣故因驗功而思烽已將遁無可圖
之功又因贖罪而思誅已久遁無更貸之罪敢循職糾叅
肅祈皇上亟勅總督孫傳庭登時綁拏李重鎮立斬行間
五月高閣之尚方試一日軍前之利用庶人心少懼軍
紀稍明欲遁未遁之烽或可鼓餘人之一擊而收末著之

効也

崇禎十二年二月十三日題○山松曰觀此先人所
以爲盧公者幾可以動天地而達鬼神矣小說穢史全
坐不知而曰賈莊之變先人與高起潛妒之謂象昇實
不死與夫與高起潛遂譁象昇死擄掠千總張國棟增
榜盧公恠怯之狀杖斃仗下卒俞姓者病狂喪心之說
不知何所據也

彙報難婦難女疏

看得難婦難女幸自彼營脫歸各有籍貫住址與其父母
兄弟夫男姓名歷歷可據臣部卽寫大字榜文差官分貼
原籍州縣招致的親家屬取印信領狀前赴寶坻縣親自
認領度其親屬果在勢必承響而來此臣前關門收獲登
州婦女行之有効者也惟是未領之先應責寶坻知縣設

處倉糧少資餉口並嚴禁強暴不許侵凌候有人認領之日仍給印照護回一面將領去月日緣繇報部是亦仰體皇仁推廣賑恤之道也其營將任道統既同該縣保守孤城又能作此天理良心之事殊屬可嘉容臣部先行紀錄仍咨該撫按優獎外事關賑救激勸理合具本題知

崇禎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題

防敵當防之於邊疏

看得行間冒功一節最爲相沿錮習牢不可破兵士血戰
鹹斬拚命以圖功賞而主將以其弟男子姪之名開列爲
首甚有方在襁褓卽爲奏名纍級相及未及弱冠已橫犀

腰玉躋瀛崇階實實當年血戰之人不知伶俜何所而將
官世世赫奕功名無窮有志之夫咸爲短氣此所以率
解體而不樂爲用也科臣沈迅去冬在職方司因慶都解
功文冊到部臣爲一一指點如大同鎮則首開樊御樊衍
角卽與大同巡道樊師孔同姓聶仍焰卽與大同左衛通
聶明楷同姓而郝崇英郝騰霄則郝角之同姓蘭芳麟之
琦則蘭應魁韓斗之同姓李重鎮所開爲首李九標劉
所開爲首劉大成劉光祚所開爲首劉畋劉曉劉峻劉異
劉顯祚劉紹漢劉紹古劉廷傑則皆其同姓而願陞願賞
微有不同凡願陞者多假冒其願賞者稍次之一冊之中

難以盡舉推而至於各鎮之陋弊似此者不知凡幾也又推而至於每處之斬獲似此者又不知凡幾也其間或姓氏偶同未必盡爲混冒問亦有之要之承流揚波已非一日臣欲稍俟事平逐加勘駁得其情弊據實奏聞乃科臣輒先入告蓋憤課功之不明而受爵者之不足勸也仰煩天語詰查行間各當偏飭而慶都一冊凡願陞者首宜嚴查要見與該道將同姓報功是否弟男子姪有無親在行問其人年貌技勇果否真能殺賊有之則爲材武之士不當埋沒其功無之是爲假冒扶同本人與冒功之人俱當究擬正法其慶都一冊而外臣部逐一清查總期奸弊必

破法令必行假冒之弊既除埋沒之人自顯矣若此時而
尋埋沒者恐又因而冒報轉售其欺臣不敢不爲道破懇
祈聖鑒嚴飭施行

崇禎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題

遵旨摘議司屬儲材之法疏

該臣看得臣部司官嚮蒙聖明加意欲儲邊道督撫之選
臣亦兢兢諮訪務求其濟得人而每苦於不盡如願者何
也時俗相尚以翰林科道吏部四衙門爲清要華貴之選
諸曹望之有若雲霄之不可及而四衙門亦自處雲霄下
視諸曹幾不掛眼是以才智之士意不樂爲在二甲初選

部屬歷俸三年猶有改授一著而三甲推知行取考選誰肯舍四衙門而到臣部者是以臣部向來司屬多取之於推知左遷蹟而再起無復考選之望之人自臣受事則又取之南北戶工刑部之屬而戶工刑部比肩事主誰肯爲兵部試官聽其頻頻諮調則此法將窮而司屬幾無所出臣以旦夕待罪之身雖憂其窮無所出而未敢深言之也今科臣建議倣吏部司官之例分省直以定員公保舉以選材借其周知山川地里兵馬芻糧之用而銓臣亦言於數歷邊方曾辦邊寇英敏甲科功績顯著者取之以爲節鉞之儲果能如此行之不但臣屬得人而節鉞從此無不

得人亦可計日俟矣查臣部四司新定職官二十五員內
職方一司專儲節餼之用而選駕庫三司則又轉儲職方
之用是必三司盡皆得人次第拔補職方乃能得人今議
兩直十三省分選材傑職方一司亦無如許員缺必盡用
三司員缺以爲缺是則三司與職方不得分低昂而異用
者也然分省之說可行而保舉之例難執恐人情終視臣
部不若彼四衙門舉之者未必肯拔其尤以與臣部爲所
舉者決不願爲其拔與臣部之尤倘稍有私意於其間是
又一頓挫之法而猜謫之門也臣愚欲破世俗之弊實講
選材之儲則莫如推我皇上近日考選改授之法而永行

之臣部昨年司屬如朱天麟則選翰林矣夏尚絅沈迅余必泓郭景昌則改科道矣惟吏部額定省員聽該部推擇而臣部之屬見在才品堪以特拔者固不止於前數人第欲從此繩繩相繼咸得真才真品而用之則非定考選改授之格懸清要華貴之招必不能使才智之士欣然樂就而不爲世俗雲霄之所抑也定格若何凡進士初選部屬實歷三年改授已奉明例遵行若推知等官取到臣部實歷三年亦即可謂滿期矣此二年內或自三司而歷職方繇主事而歷正郎料理軍書奏牘果能諳熟邊情釐剔奸弊確有實績成勞之可紀者遇選翰林科道堂官卽爲與

題准送吏部選授仰聽皇上親裁其或資俸有過不及不
選選授之期則照近年題准實歷職方正郎一年加陞太
僕少卿成例如此永永行之庶幾才智之士可以羅致臣
部繇郎曹而翰林而科道雖館閣將出其中又何止於節
鉞也倘或備員臣部而才品不稱職業曠瘼身心瑕玷不
堪遠大者雖使譽滿長安堂官必加叅處輕則改調重則
投閒卽匪人不得濫充而邦政深爲有濟其見今缺官數
員尚未推補臣查曾經辦過邊寇地方有已經敘准減俸
行取者卽當行取來京照缺先補臣部用之雖不必保舉
而邊材自集此固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所當盡心盡言而

用人終屬吏部請祈皇上鑒裁如果臣與科臣銓臣之言
不至大謬乞敕吏部覆議舉行蓋當今時事艱難邊腹重
擔未有踰於臣部者卽創格選授亦不爲奇況我皇上新
裁實係祖宗成法而科臣言之銓臣又言之則知非臣部
之私言也

崇禎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題奉旨吏兵司屬於考選
中酌用何得卽欲紛更還確遵行如偶缺難緩准堂上
官精選題補不必仍拘省分以滋營競其改授一節必
特品卓越明達有識的方許開送無之則已濫徇者堂
上官並論

馳報邊情疏

看得邊烽逼近關口老營盤旋豐灤不下旬餘矣日者雨

雪頻仍賊阻泥淖搶糧村落未免饑虛蓋亦獸在奔而魚
游釜之一時也孫傳廷身任督師各鎮援兵皆其調度正
當乘機邁會合力扼剿以大張撻伐之靈乃自許抄前坐
而待敵真所謂張羅而鳥不入刻舟而劍不存者日久糧
匱士衆嗷嗷致將馬匹分養別城而又佯開一面將何以
收到頭一著之算乎明旨所謂逗怯縱賊臣部不能爲傳
庭解也但念內外烽傳正急東中烽苗未定鼓逗爲進勵
怯爲勇正在呼吸姑令再降三級仍責戴罪圖功似屬此
時便著第威福出自聖裁臣等不敢專決也

申明二帥罪狀疏

竊照邊烽不戢屢入長驅我以堂堂中國不能收一戰之
勝者無他皆繇師不武臣不力人人習於欺詐逗怯而法
不行焉故也然如已已之張鴻功丙子之李國樑輩皇上
何嘗不付之司敗懸之藁街以示國法之必不容武功之
必圖競而特其時去邊警已久兩軍旣罷萬目無覩雖國
法未嘗不行而人心不爲之振彼於臨敵之時且奉頭鼠
竄且却步潛藏苟倖一日之不死則尚有囹圄福堂遷延
審問延一月活一月遷一年活一年而誰肯爲我皇上夾
機兩陣之死靡他以力爭一戰之勝哉此臣前疏所謂有

國法而無軍法欲以懲前毖後轉敗爲功萬萬不能者也
蓋國法專主一定之法軍法參用一時之機當機立斷則
刑一人以懼千萬人而氣大振功大成錯過時機雖刑千
萬人亦無及矣頃者劉光祚被劾皇上大正軍法之令一
申真有刑一人以懼千萬人而氣大振功大成之望乃行
間諉卸竟不奉行而時機錯過以致奉再三之旨解京究
問且陳鎮彝方正化相繼救援彼一光祚幸不大死而軍
前之爲光祚者何窮大家觀望知軍法已萬萬不行國法
可多方求救而敵據豐灤又將一月之久衝鋒陷陣拚命
急攻者誰運謀設策救出親藩者誰祇聞終日坐食內待

芻糧之淨盡外待接應之俱來闕然縱邇以爲散場而已
矣嗚呼痛哉今光祚解到矣倪寵亦到矣臣不申明罪狀
恐法司究問之無憑而太正軍法於何日用敢指實言之
倪寵山東總兵也其在登州以貪受沈志祥李逢春人參
銀兩爲監視陳應祥所叅事未勘結而皇上權宜調用防
河者也及臣部題今統兵剿賊則託聞警入衛疾趨德州
乃十一月初六日已奉臣部敵苗東指還顧山東之文而
返回徐宿何爲者其時敵逼任丘距德州不遠惶怯而逃
寵有微臣候旨入援一疏於二十四日紅本下部臣部駁
奉欽依可據也旣回徐宿臣部差官往調於十二月初七

日報稱奉劄起行又逗遛不進迨該撫文岳自臨清回鎮
然後遇之於東昌該撫聞敵攻濟南遣將陳三捷往援而
寵不惟不援且徑同該撫回登萊去此何爲者其時臣部
差官東加榮於新泰縣取回登撫咨文於二十七日題知
在案可據也此倪寵之罪狀以其自具候旨入援之一疏
及臣覆行取回登撫咨文等疏叅之而法當立斬者無疑
也劉光祚保定總兵也其初任之時哆口建言申明下手
實戰之勢預杜藉口不戰之名等事內稱閫外之躊躇瞻
顧而不敢毅然於一決藉口持重輕率二端乞皇上敕部
著令敵入內地必以奮身截戰課實但有握兵不動遲疑

不戰藉口全軍保地者必當寘之逗遛之典仰懇兕命明白重申一番亟早提醒懦夫破其疑阻臣請卽拚此皇上生榮之七尺爲前驅務使隻輪不返金湯永固等因於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奉旨下部臣部引軍律三條覆准通行可據也曾幾何時而欺詐逗怯無所不至鼓勸調度無法可行他人猶有愧憤圖贖之心光祚竟無一詞可答所謂握兵不動遲疑不戰當寘重典者若何所謂兕命重申提醒懦夫破其疑阻者若何所謂奮身截殺拚此七尺者若何而光祚果是拙訥無言之夫否此光祚之罪狀以督察劉宇亮原叅之疏與其自具申明實戰一疏叅之而法當

大斬無疑也今邊烽徘徊未遁我兵觀望不前皇上取前
 數件紅本重經御覽少畱聖心卽將倪寵劉光祚與吳國
 俊大行梟斬傳首行間猶可申久頓之威收未著之効若
 欲究問則倪寵之返徐州距濟南東昌各僅六百餘里十
 二月初七日奉調距正月初二日陷濟遲二十五日而不
 前合已承調遣及託故違期律有二斬劉光祚前在容城
 失高陽蠡慶而不援後在東安並對面敵塵而不見合失
 陷城寨與失誤軍機律亦二斬而說謊欺天尤有出於軍
 律之上者臣職司邦政憤誤軍機調度不靈已有罪隱忍
 不言更有罪用是不敢不補牘請命伏祈聖明大賜裁斷

施行

崇禎十二年三月初二日題○山松曰先人之詞嚴義正如此而光祚錢可通神力能使鬼究能漏網或恃陳鎮彝方正化羣閭之力居多乃門戶諸公以清議主持自任者竟以此事爲先人借端以逐綿竹相公之說其袒光祚無恥懦夫已屬可笑且更袒羣閭自干清議又當何如耶

遵旨摘議裁練事宜疏

近該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具有微臣恭承召對感激無已一疏奉有著該部摘議之旨臣已將邊材宜儲一款摘議具題訖又有鄉兵宜用衛官一款蓋卽臣部覆楊德政裁練一事而求妥焉者也此事關係頗重求妥至難該科而外有禮科給事中解學尹吏部文選司主事申佳胤昌

平州儒士王文衡各疏言之皆近日奉旨下部若臣等
求盡一以請聖裁可行當行者早見施行不可行不當行
者卽須停止庶免觀望逾期亦省紛紜築舍之弊矣其張
縉彥等原疏文字稍繁容臣摘其緊要另爲錄本以備覽
觀所有當行當止事宜具款開列於後伏祈聖裁定奪施
行計開一議地分衝緩臣惟今日裁練最急之地首
順永保河真順廣大八府及所屬州縣爲陵京輔翼備禦
宜嚴無容緩議內如永平遵化密雲薊州通州等城凡原
設有兵之處似當商酌其城之大小與兵之多寡務要相
當如兵不足於守應否練民兵補充兵有餘於守應否抽

餘兵練戰限該撫監十日內議妥奏明不許遲滯次則山東六府及所屬州縣河南彰懷衛三府及所屬州縣爲畿輔肘腋中原南省咽喉某處有官有兵堪以守禦某處無官無兵應行裁練限該撫按文到十日內確議奏明不許遲滯又次如山西陝西二省腹裏州縣分別有官有兵免議無官無兵速行裁練亦限撫按文到十日內奏明不許遲滯其大河以南大江以北南直之廬鳳淮揚安等府河南之開歸河汝南等府湖廣之承鄖襄荊漢黃德等府防邊較緩似可免行但見在流寇充斥往來如果講求裁練亦可爲固圉長久之計省客兵屯聚給餉之艱應限該撫

按文到半月內奏明不許遲滯其大江以南江浙福廣川
貴等省及南直之應徽池太蘇松常鎮等府湖廣之武岳
辰常長寶衡永等府臣部前題南方盜賊漸起及兵壯虛
有其名二疏開款責成業有規畫似當止於課實不必另
議紛更又遼東宣大與甘固延寧俱係衝邊官無可裁民
無可練徑當免議者也伏候聖裁 一議人用世科自裁
練議起而朝紳相向無不攢眉恐奉行不善貽害地方無
已時也臣謂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顧得其人何如耳
今邊氛所至名城大摧焉敢膠常襲故一切毋動唯是事
屬創起人懷異心須於立法之初深存調劑之意如府裁

通判當設練備一員州裁州判縣裁丞簿或訓導各設練
總一員其人以世職武科爲主而行伍白丁斷乎不用以
其不通文墨不閑禮法萬非腹裏所宜其世職武科以本
省土著爲主而倣行調衛之法如登青人用之於濟東眞
保人用之於順廣則土風性習無不相宜而又去其本衛
本所關茸拘牽之陋態可以展布四體矣至倣保舉之法
以求必得其人卽責該省直撫道自爲保任臣部題覆欽
依給憑任事在撫道有地方之責如以匪人濫克卽自貽
地方之害厥咎難辭若舍撫道而議保舉恐別開奔競之
門臣部不敢徇也伏候聖裁 一議行移節制查楊德政

原議易府佐一員爲將官更州佐一員爲守備改縣佐一員爲把總再不然或以儒學訓導裁汰一員代補武職必係欽依之職得與府州縣官敵體等因臣思守備近定正四品將官則在四品之上矣府正止於四品而用三品將官州正止於五品而用四品守備是儼然上司矣何謂敵體乎況府佐原統於府正州縣佐原統於州縣正祖宗官制階級分明何得謂之敵體今易一武職而遽欲敵體且凌而上之是滋擾之端從此而始分爭之隙不卜其終地方未受其益而先已亂矣故臣前款擬於府設練備一員州縣設練總一員各稍亞守備把總一等而練備統於府

正練總統於州縣正一如府州縣佐貳之常其練備止練
府城之兵練總各練州縣城之兵與一切民事詞訟錢糧
不相干涉而練備如或有事干涉州縣者俱牒呈府正轉
行州縣有事干涉練備者亦申呈府正故牒其相見禮儀
各分賓主毋啓囂爭庶幾文武正佐黽勉同心可必其有
共濟之雅矣伏候聖裁 一議功罪責成夫行移節制定
矣爲武職者必將曰權不尊而事難濟紛紛有後言矣是
不然當明功罪以責成之朝廷設府州縣正爲守土之官
有專城之責如平時守備不設臨警不行固守城池有失
律例森然誰敢爲文職貸者今以練兵之故特設武職一

員凡以文職之所不逮非以爲其弛擔御責之地也如
練兵出於何項有缺作何僉補錢糧給於何款有缺作何
接濟器械見有何物有缺作何成造皆繚備總不時牒呈
而府州縣正爲之處辦如正官有呼不應則申詳撫道立
刻嚴行限期查給違者指叅勿徇情面此府州縣正平時
責不容諉而撫道彈治之權不容廢也若有兵不練有餉
自無器械而不整擻則該備總之責自無所辭設或臨
警守禦有功則正官與備總同功失陷有罪則正官與備
總同罪陞賞一體陞賞誅罰一體誅罰人縱不爲他人計
未有不爲已身計而猶然執形骸分意見以自垂陞賞自

于誅罰者也伏候聖裁 以上四款該臣部職守相關不敢不悉心計議其府州縣的裁何官幾員在吏部應有成議如州縣原經裁減難再裁者則裁訓導之說可行也其逐城勘度酌僉兵健選軍舍撥壯伍處錢糧等事已於本年正月初三日奉旨通行去後當責撫監按道速行奏報可也

崇禎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奉聖旨裁練直省俱應通行不必又分銜緩若各地方有未盡事宜著該撫監按依期議妥速奏武職雖先科世行伍有堪用識字者亦准參用俱責成撫監按道精選不許濫徇取罪行移節制練備視府同練總視州同縣丞功罪一體務要協衷恪遵共臻成效違者拿問重處卽通加嚴飭行

欽奉聖諭疏

晉得今番烽犯內地死難節烈誠多仰厪聖心親灑宸翰
令臣等查明贈卹速奏不許遺漏誠幽慰忠魂顯維風教
之第一義也第以死難言之有弛備疎防烽至卽陷昏窘
無聊而死者律以守備不設生存尚當一斬贈卹何可輕
加有督師臨陣與彼奔馳才力不支而死者似乎功罪難
掩憫忠應候聖裁臣等未敢輕議惟夫守令登陴裹瘡飲
血大敵圍久力屈無援如文安之知縣王鑰靈壽之知縣
馮登鰲等武夫臨敵陷陣衝鋒人皆潰存我獨盡命如山
海之副將李孟陽遼東之副將屠朝相旗鼓朱之鎮京營
之副將王世爵等城亡與亡死綏死鼓轟轟烈烈贈卹宜

先又有泉石簪紳膠庠禮樂臨難不屈殺身成仁如高陽之原任閣臣孫承宗靈壽之原任巡撫馬從聘吏部耿胤樓文安之訓導郭養性靈壽之教諭時濟舜訓導賈于廷深州之教官任尹王夢夏侯度昭等報國忠肝不移家食身先士範不媿明倫凡有見存之身屍確然之題案卽宜速奏以體皇仁但原任者須咨吏部查其是否以理去官有無別項罪案咨回卽可具題其餘文武官紳士子死難尚多或原報姓名不詳或身屍未見所在與夫婦女之節烈須各該撫按確採輿評次第條奏臣部方得而擬議之其奏到已詳已確者臣部不敢稽遲間有未詳未確者猶

恐被據偷生玷辱名教有司不能明辨誤徇面情不得不
駁回再奏所以慎重恩綸光昭史冊在此一舉矣

崇禎十二年三月初七日題○山松曰觀督師臨陣與
彼奔馳才力不支而死者似乎功罪難掩矧忠應侯聖
裁等語明明爲虛公伏一請卹之案

烽遁將盡未盡疏

臣接塘報見烽闖青山絡繹奔遁自初二至今在將盡未
盡之間必矣我兵報攻報打奪山占山種種非不飾聽而
究竟斬首級幾何奪輜重幾何獲難民幾何未見確有憑
據卽烽之果否死傷有無困鬪或抱頭鼠竄喪膽已歸亦
未確有憑據也如此則到頭一著功罪難分急脚頻傳虛

寶難問猶是宣督陳新甲薊撫楊繩武京督閻思印勇督
劉元斌等一邊之事若援督孫傳庭則雖報斬級而五日
亥時猶在建昌距青山甚遠總監高起潛與總兵祖大壽
等則數日無報並不知其在何處矣夫烽旣半遁必無復
返之理旣不復返則前有衝鋒後有殿勁而子女輜重必
在中腰橫衝兩斷之法可以得志不此之務而猶曰抄前
何前之可抄猶曰促後何後之用促臣不知行間文武此
時此際別有何奇而第恐烽遁之後人人哆口箇箇瞞心
致臣部無可綜稽廟堂莫適賞罰則天下事一誤再誤究
將無所不誤也此時行間之人盡說行間之話誰肯打破

局面正告朝廷臣部雖有督陣多官亦不敢以其言爲準
思得御史劉呈瑞見在遵化催糧乞我皇上特頒明旨就
近責成從實奏報文武將士某人親身臨陣某人遠避他
方某兵實實攻殺某兵虛虛點綴某日寂寂收營邊烽果
否傷亡身屍果否拏去輜重有無奪獲難民有無救回但
今據事直書而到頭功罪自見此今日斷不可少之著別
無可易之人臣痛切傷心不容不亟請命者也

崇禎十二年三月初九日題

申明罪案仰候聖裁疏

照得邊烽通颺邊腹文武內外守援諸臣罪案宜定往例

多繇臣部議擬請旨而今則不然臣部有於烽未入前預
先叅奏請旨責令回話及回話未到而烽已入牆復經彙
疏請旨准太案事平議奪者又有烽既入後不時叅奏請
旨將撫鎮道將或革任聽勘或拏問到京見在法司究擬
正罪者又有撫監等官見在戴罪辦賊鎮將等官見克爲
事圖功臣昨又題烽遁將盡未盡我兵疑實疑虛請旨責
成按臣就近確覈以定到頭功罪者其腹裏郡邑失陷城
池業皆奉旨行按臣查奏雖奏到容有未齊而臣部原題
日繫邊氛一事取到該管回文亦經請旨著先太案以定
地方各官罪狀是則臣部職掌無敢不盡諸臣罪案無有

不明惟祈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公同議擬分別差等請旨
聖裁臣已行令該司通查前案候旨下錄送九卿科道衙
門以爲看詳之準如是而已臣束身席藁靜候斧鉞不敢
與議然不敢含隱不言也

宗禎十二年三月十一日題

覆遼撫塘報松山拒退邊烽疏

看得邊烽提兵數萬兼帶車輛砲火就近攻松以爲彈丸
黑子唾掌得之必矣守將金國鳳乃能不資外援悉力捍
禦至於城堞隨破隨補車梯隨到隨燒幾經晝夜傷敵甚
多究斂兵而去可見該撫監鎮道平時綢繆之預闔城軍

民士庶同心効死之堅備觀塘報情形不能不爲三歎起敬也除該撫另疏具題外而報中詳細情節臣部不敢不以上聞伏祈聖鑒俯加獎賞行令有功人員星速勘報以憑敘賚施行

崇禎十二年三月十一日題

覆遼撫塘報寧遠拒退邊烽疏

看得邊烽瞞遼調發空虛蓄謀圖松不得又遣精騎分犯寧遠冀逞兇鋒不知該撫道將業已早爲之備設伏以待之矣一擊不中氣沮而逃不謂屢經調發之餘而能挫敵如是也既經塘報前來理合具本題知

崇禎十二年三月十一日題

邊烽報遁臣罪當誅疏

竊惟邊烽入犯半載於茲邊腹文武內外守援諸臣莫不有罪而分之爲諸臣之罪合之則皆臣罪也臣知臣罪甚明請臣罪甚力而以烽在內地臣未敢離部署廢軍書頻欲詣闕叩頭闔門俟死而不可得今則烽遁矣兵解矣臣頃賴玉階力終前請之日矣臣亦無他可言惟舉邊腹文武內外守援諸臣之罪盡加於臣之一身是臣誼中辭志不忍辭抑猶懼無益於報恩僅同於塞責前疏言之已切無有二三者也夫不能報恩而僅同塞責臣死有餘

憾死有餘辜然負恩負責臣自省與尋常不同俯惟暗室
屋漏之心仰惟天地祖宗之鑒有一息苟安而千秋共寧
者用敢齋心請命靜俟斧鉞之誅臣之分也臣之命也臣
事皇上十二年所願盡者君臣之一倫而不皇顧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之四倫皇上使臣十二年所顯行者富貴之
一素而臣則隱行貧賤■患難之三素今以■之患
勉盡君臣之倫是臣心怡而目瞑者也

崇禎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奉聖旨邊氛方道樞務急當
從頭料理卿還卽出視事該部知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一終

曾孫 繇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農秀

山梓

農峻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介

同較

山櫟

農彥

疏

痛感天言泣領臣罪疏

本月十五日准吏部咨該臣嗣昌奏爲邊烽報遁臣罪當
誅等事奉聖旨邊氛方遁樞務亟當從頭料理卿還卽出

視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恭設香案望闕叩
頭正在徬徨循省間忽聞聖諭閣臣傳示禮部有朕與大
小臣工均屬有罪等語臣不覺倉皇號慟碎裂心脾念邊
烽不道踰二十年闢入薊宣合三五次而今番之禍較昔
尤深雖一鼓殲盡隻輪不返猶不足以贖藩封生齒之痛
而況乎其不能也嗚乎吾皇何罪罪在臣工臣工皆罪臣
更居首吾皇虛席中樞驛召微臣者何事微臣哭辭淺土
迫起應命者何心極知內寇外邊勢難兼禦圖欲緩外先
內以漸驅除何期天不悔禍人鮮臧謀內患未清外憂旋
逼嚴實整援飭邊而邊不固修練儲備飭腹而腹固聞嘔

二載之血心盡銷歸於紙上奉一人之威令徒叫號於師
中夫夫羣望之攸歸而推轂則名實不副糾糾諸邊之選
銳而援鼓則恒詐不前索餉則沿門持鉢一飽之難求加
刑則刀下畱人寸縲之莫割臣乃今而後挺心頓足自悔
之晚也始不能堅請出督以代盧象昇繼不能堅請輿疾
以先劉宇亮終不能堅請馳通以易陳新甲豈臣之能有
加於三臣哉幸一至行間望敵塵而死知彼果如何難敵
我兵果如何莫前軍法果如何莫試而臣死亦瞑目耳嗚
乎已矣無容追矣泣頌臣罪以畢愚分先解部務以急新
圖是我皇上爲社稷封疆計一誤無容再誤者也

崇禎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奉聖旨昨已有旨諭卿何乃復有此請著卽恪遵毋得稽誤部務該部知道

請召薊保督臣面商兵將大計疏

竊照烽遁出口薊督洪承疇保督孫傳庭俱當受事一切練兵飭備創整新規非我皇上賜之召見面奏請裁不可卽昨中協總兵革任奉諭速推臣思保定總兵亦當亟補惟是大將之材久稱難得平時採訪少實多虛試之臨陣欺詐逗怯方纔顯露今茲改弦易轍必須曾在戰場身親眼見其人就令二督各舉所知仰請聖裁簡用似爲妥便其保督孫傳庭有班師一摺欲部酌議畱兵臣思關寧密津通保宣大將士久苦行間各當回信惟陝西程途較遠

來去爲難亦當令二督斟酌畱某將某兵於此分置薊保等處便給芻糧是亦早應議定之著也臣方席藁杜門此緊急未完之局不敢不具奏請恭候聖裁施行

崇禎十二年三月十六日題

天恩未正臣罪疏

本月十八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痛感天言泣傾臣罪事奉聖旨昨已有旨諭卿何乃復有此請著卽恪遵毋得稽誤部務該部知道欽此臣伏地跪讀流涕霑襟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千萬外竊念微臣罪狀自知無逭天誅仰荷殊恩未忍卽賜臣死或以部務殷繁急須從頭料理姑責

祇遵勿容稽誤亦臣誼所不容辭者也臣愚躊躇累夕自
決於心部務拮据二年已無尺寸之效豈數日所能補苴
罪案權衡千古倘有毫釐之差卽異世猶蒙訾議且也此
番邊烽犯搶較之連年爲禍更深我皇上猶引咎責躬遣
官告廟而臣忝中樞不首先治罪則何以昭示其餘微臣
仰事皇上繇道而撫而督而樞歷中外十餘年體焦勞如
一日本之以聰明神武加之以惕厲憂勤而何以昇平之
未覩將謂文臣不足恃則亦兼優武臣矣將謂外臣不足
恃則亦分遣內臣矣而何以飭備之仍疎夫豈中邊之兵
馬不增於前日歲費之錢糧不倍於往日歟而何以戢守

之失據此無他一言以蔽之曰法不行耳事前有虛文玩法之人無實心奉法之人事後有強口脫法之人無俛首受法之人事中有共謀破法之人無一體甘法之人事外有偏見簡法之人無公道平法之人噫法盡而天下事不可爲矣皇上枉費焦勞曷慰太平之望臣部徒然料理終無補救之門故臣竊願以不才之身爲皇上行法之首而凜然於不可逃尤毅然其不敢後也法莫大於生殺非皇上不用權莫尊於生殺非皇上不專然而臣部職掌封疆非力請皇上以尊權大法專斷立行則一誤再誤將終至於不可救而臣不正已之罪何以正人法不首加於臣何

以明法伏覩兵垣公疏旨下部院議奏而臣具疏聞亦奉旨公同議擬夫臣卽應議之人豈得爲議人之人且此何等事此何等時未有應議之人猶然襲冠帶坐衙門治文書一切如常日者也他人姑不具論卽如同官劉宇亮慷慨請纓督察不效奉旨革職爲民猶俟事平另議矣豈臣之罪輕於宇亮烽之遁猶非事平而臣不當先請革職仍俟議擬乎噫臣言至是而愈不容自己也臣本庸人才不能負重遠而分不敢避艱危臣實苦人心不忍負主恩而力不能副臣志至於今日則毋問其庸不庸苦不苦而總之爲罪人矣至於後日更毋問其庸不庸苦不苦但將迹

其罪不罪而以爲奸人矣臣實以庸人誤皇上皇上或猶以苦人鑒臣心第大法所在不容不以罪人正臣辜而結臣案若終不免於罪而少輕之少緩之恐天下萬世以奸人目臣而謂皇上聖明竟爲奸人所誤則臣有餘憾餘辜終不瞑目於泉壤之內矣臣言出至誠無敢矯飾拜慶大典不敢隨班統祈聖明垂察

崇禎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聖旨奏請行法說得是邊防賊守人援調度等官各有應得情罪卿職任中樞委難辭責著革了職冠帶辦事仍遵旨卽出將失事各官分別確議速奏○山松曰按此疏之下御筆於革了職三字之旁硃書以安其心四字嗚乎聖恩之渥眞世世不能忘也

恭謝天恩並陳遵旨暫出疏

臣接邸報該臣奏爲天恩未正臣罪臣罪自絕於天等事奉聖旨奏請行法說得是邊防城守入援調度等官各有應得情罪卿職任中樞委難辭責著革了職冠帶辦事仍遵旨卽出將失事各官分別確議速奏欽此欽遵抄傳到臣臣不勝感戴高厚謹於本月二十三日報名今早詣午門前謝恩行五拜三叩頭禮訖念臣罪丘山等重荷天恩覆幬彌高知革職不足盡愆姑辦事仍充佐議臣承嚴命焉敢遽違惟是守援失事諸臣業經科疏分爲五案其牆路青山城邑藩封四案臣已查具始末會該部院議擬非難惟出口一案先經特請必俟按臣劉呈瑞奏到乃可加

之衡量誠恐數日之間未能卽遵確議速奏之旨微臣蒙
恩褫革分誼當明朝叅公座已無可入班聯俸直與臺一
切應從貶黜更有部務題奏不敢仍列原銜或者前稱兵
部爲某事等因後書冠帶辦事姓名於年月之下稍爲近
理若臣自己奏事則直書革職冠帶辦事姓名不敢繫禮
兵兩部統俟五案議完將臣未盡之罪再請聖裁嚴譴以
安愚分而畢初心茲不敢不預以聞也

崇禎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奉聖旨覽卿奏知道了議
完不必又有陳請其朝叅署銜俸直與賜等項俱照舊
行

遵旨酌議裁練疏

崇禎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該兵科抄出該臣部題爲遵
旨酌議裁練等事奉聖旨裁練直省俱應通行不必又分
衝緩若各地方有未盡事宜著該撫監按依限議妥速奏
武職雖先科世行伍有堪用識字者亦准參用俱責成撫
監按道精選不許濫徇取罪行移節制練備視府同練總
視州同縣丞功罪一體務要協衷恪遵共臻成効違者拏
問重處卽通加嚴飭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擬行直
省通飭遵奉間細思今天下東西南北固無往而非有事
之地卽無地可弛先事之防然以時勢度之宸居輔弼飭
備必先則河北山東爲急而大河以南較爲稍次其大江

以南則又次也夫裁一官設一官豈爲難事而設一官必須設一官之兵設一兵必須設一兵之餉其兵其餉不可以虛應故事要必爲真堪禦侮之圖則地方一番設處殊費商量總此有數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者於中那移補濟彼有餘則此不足決無官私兩給皮毛兼顧之理也論至於此則今日之南方直省當留餘力以爲供贍京邊灌輸西北之地而不可令處處裁官設官至令設兵設餉必不得不爲彼有餘此不足之事以使財力愈竭灌輸愈難亦明白易見之理也臣積罪深憂眼前缺餉至急日與宣督陳新甲薊督洪承疇講求抽練邊兵之著尙苦茫難應手

則此件裁練不容不請聖裁次第行之先以河北山東爲主待行之有效再推之大河以南或非過計而大江以南則似乎其不必行也以臣先有南方盜賊漸起及兵壯虛有其名二奏皆奉欽依果責成實實行之江南亦畧有濟故敢不避煩聒再祈聖明采酌施行

崇禎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題

恭承召問補陳剿撫情形疏

竊臣嗣昌頃承宣召隨同官薛國觀等恭詣平臺蒙我皇上於賜茶點心之後再召面商設總督遣兵馬剿撫流賊事宜除臣祇對明白次第遵行外竊見年來流賊荷我皇

上天地至仁念係中原赤子不忍盡加誅戮爰命行間文武恩威並用剿撫兼行是以秦中大股漸次蕩平卽襄之間招納有緒而今餘黨未盡在秦蜀豫楚之間責成各該撫鎮道將仍用前法誅其不服有其來歸或可不難定也惟是總理熊文燦近有遵旨回奏之疏反覆於張獻忠受撫之詳謂已實未聞於前科臣張縉彥有疏摘之備矣惓切於給餉給關防之說謂此則能善其後臣愚不敢不明言之古稱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有名分之名此斷不可假者也有功名之名朝廷以此奔走豪傑卽以此獎率庸愚予奪進退無所不可與名分之名不同若夫器則一

而已聞有不以示人者未聞以之假人者也故夫降衆歸
心朝廷受撫察其中爲豪傑則奔走而試用之爲庸愚則
獎率而散遣之副叅都守可以開功名之門予奪進退從
而覈試用之實此可假之名非假也所以爲卽眞之漸假
之以名非名也所以登實用之階卽如劉國能張獻忠同
時受撫而該理亦同加之以副將名色豈非奔走而試用
之意哉乃國能受撫以後所至立功渡河入衛恪著勤勞
安插家口葉縣關廂自尋生理此奔走而試用之眞實有
効者也獻忠受撫以後未離穀城一步未散脅從一人勤
勞安在與民共城而居甚乃分麥而食生理何存此與劉

國能行徑相去不啻懸遠而何怪乎旁人疑駭訛言繁興致有紛紛不戢之慮哉乃理臣爲懇請給餉臣斷以兩言曰分兵隨營調遣殺賊則自然給餉若安坐而食朝廷予餉無名百姓出餉不甘無此理也又爲請給關防臣亦斷以兩言曰南方各營將領未給關防豈有該營獨給關防之理又况義武左營乃海上叛人遺棄之物尙有中前後右等營遺失一處用之將他處冒用安辨真假此斷不可給者也臣部近請天恩頒發勅書內載張獻忠首倡歸誠方欲特加褒美以爲餘人榜樣今安坐而食餉與討要關防二事可爲餘人榜樣否乎一股給餉則股股比例請給

一人給與關防則人人比例請給該理將許之乎不許之乎爲之轉請乎不爲轉請乎甚矣其非政體非撫權也夫降民之乞撫也爲棄邪歸正當漸去其邪以全歸於正爲棄暗投明當盡破其暗以立覩於明未有撫納踰年而猶在邪正明暗之間不可方物如張獻忠者朝廷本欲以首倡歸誠特拔獻忠爲餘人榜樣而獻忠之情實如此今不得特拔餘人反爲獻忠榜樣矣拔之伊何恭照勅書內劉國能劉士傑衝鋒陷陣馬進忠馬士秀等乘機內應俱各革心立功准與加銜示異久當欽遵舉行今查劉國能原加副總兵名色請乞天恩特加實授以示優旌劉士傑

前實授守備今衝鋒第一擬特陞游擊將軍馬進忠先次
歸降原未給劄今再加反正擬特授加銜遊擊馬士秀前
實授守備今亦知反正擬再加都司僉書此勅內已開姓
名者也又有杜應金亦係馬士秀一起歸正者劉喜才另
係汝寧道報殺順義王劉國槐來降又立戰功者原未給
劄今各擬實授守備雖勅內無名而奉旨在案臣部合請
欽依以昭激勸凡此諸人如能實心報効則功名一路不
妨破格再陞仍照白廣恩例推與邊方實缺其張獻忠能
自奮發與其部衆情願立功効有實蹟者亦照此例施行
朝廷原未有靳但該總理撫鎮等官當引之盡棄邪暗歸

於正明不容一味姑息驕縱惟其所欲而莫之禁也至於
入山採礦生路宏開懇荒授官勅恩新布卽襄九股之衆
當散之於河南川陝諸方各該撫道務要刻期安插多方
解散不時奉報前來實實奉行吾皇德意如或虛文塗塞
知擔延捱致失操縱機宜別長器訛枝節臣部指名叅處
決不姑狗蓋未有地方之官不實做剿撫之事而徒終日
呼籲於朝堂者也

崇禎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奉聖旨是降衆果能隨營殺
賊佳給與餉關防殊滋冒僞不必給劄國能等既各革
心立功著分別陞授用昭激勸張獻忠能率衆圖功仍
照前例行剿撫事宜理撫鎮道等官務遵屢旨從實速
定不得輒勤呼籲養寇贖財該部馳飭行

欽奉上傳疏

爲照派餉一事臣等仰體皇仁昭示大信原不敢輕議及之適因督餉侍郎張伯鯨有疏流賊叛服不常剿刵未完剿兵難撤則剿餉不容不派且如河南湖廣該撫具題十二年半徵之餉已經覆准而尙以爲未足非全徵不可是臣等雖欲不派地方亦自有不得不派者今九邊缺餉各輸半年蓋因邊警以來額外用過許多額內自然虧損非盡新舊兩餉拖欠之故若不借資剿餉全徵那補則九邊虧額何以應之使處處脫巾無方接濟則可憂更大此臣等於不敢輕議之中亦有迫於時勢不容不議者也况吾

皇憫念原係海內窮民而此項派徵出於田地糧畝近來田地多歸有力之家非鄉紳則富民每畝派徵分釐亦是裁抑兼併之法在鄉紳富民田多者多出田少者少出法至均平且與急公捐助無異若夫窮民本無立錫之地派徵糧畝害萬萬不能及也但有司外加火耗重累紳民懼所不免聖慮朝廷無此名色尙能設法害民况與之以名豈不滋害是誠當禁臣等思得剿餉責成守道催徵該道分轄一方去民甚近如有重加火耗等弊卽令揭報撫按不時叅處倘職跡彰聞而該道不報卽當併議是亦責成綜覈之一道也其派餉專主均溢半畱剿賊半解濟邊不

足者以三七事例佐之若裁站一項今歲當全責解京爲
練兵買馬之用不能久假不歸俟新行裁減應付歲計果
有贏餘另議助餉可也

崇禎十二年四月初四日題

功罪關封疆之重疏

該臣謹會同吏部都察院署部院事侍郎董羽宸等議得
邊疆失守邊烽長驅內外文武防援諸臣均之無所逃罪
乃兵垣合詞具奏總分牆路入口青山續入殘破城邑藩
封失陷飽颺出口爲五案以便稽查伏蒙聖恩批答臣嗣
昌奏差別邊防城守入援調度爲四端以覈情罪臣等詳

觀奏報始末情形摘其中間緊關節目先完四案仰請聖裁蓋此四案之中邊防城守之官畧盡於是有應付之司敗者早定刑名可以懲前毖後有應付之考功者早分黜降亦堪舍舊圖新若飽颺一案則合應援等項從頭徹底而論之未若邊防城守按地稽查了然易見不敢不再加詳慎也其四案各列科疏於前臣等議得於後以便聖明覽觀然後總而結之以請聖裁定奪臣等矢之天日不敢私徇惟恐事跡繁多職名掛漏偶涉無心之誤容爲補牘而陳伏惟天鑒施行 以上四案合而論之則邊防城守二事爲多而邊防之責督監撫鎮並重也今吳阿衡死矣

吳國俊刑矣孫茂霖不得輕於鄧希詔陳國威不得後於
陳祖苞卽該道有監軍之責無調度之權而李挺亦不得
異於黃裳吉也若失守之劉文耀孫宗潰營之楊芳趙完
壁田祿法當與潘鴻業杜桂林同死而協守之韓文獻豈
反較該道爲寬則夫孫茂霖陳國威劉文耀孫宗楊芳趙
完壁田祿韓文獻均當勅下法司提解究問者也若墜風
先潰如密鎮之旗鼓梁瑄牆路之千把總楊奇勛楊彪當
行撫按依律問擬大勢不支如中協之劉才董奇文西協
之張緯張現等當行撫監分別創懲而中協諸將如崔秉
德練勇沈應麟蔣忠胡世孝劉有智等在此案原無大罪

內惟崔秉德出口之罪已著矣亦當先行解問者也其昌
鎮之王承僧逃密顯有實跡護陵不無微勞謹擬降級調
用請自聖裁至於城守之責撫道有司分重也而多寡輕
重之間亦有分今顏繼祖戴矣十分失二逮從其重張其
平逮矣十分失四逮從其多而王之楨十一失一張堪十
分失一爲一等劉在朝五分失一爲二等吳鼎汪漸磐三
分失一爲三等李九華蔣慕皆高捷二分失一爲四等此
各道之定衡也而其歷任淺深之間亦有分當用考功法
分黜降分調留者也若知府則亞於道矣亞或有降而無
黜若程世昌黃師夔呂化舜范志完元之儒似宜分等照

舊亦考功之事也若州縣則專主於守矣專當有死而無
生若王際春李時俊李綦昌趙之鼎頤三省惠人李芳濬
張昌期王應元雷之渤楊仕敬今猶苟免偷生則法司之
事也尙有知縣脫逃如任丘之李廉仲荏平之黃建極者
又有武夫脫逃如東撫之旗鼓徐頤鵬中軍李績者當行
該撫按嚴緝密擒必無容漏網又有文無下落如東省之
學道翁鴻業通判王大位推官陸粲武無下落如東省之
都司僉書董正誼李時蘭者亦當行該撫按多方確覈必
無容遁情而最可異者則巡按之宋學朱先有報其被殺
者被擄者而今竟無下落則確查定案明旨將何結局也

更可異則都司掌印之馮館亦有言其被擄者被殺者而
今死屬舍糊則迷信陷省罪人豈可逋誅也此城守之大
槩也若總兵則以戰而爲守者倪寵逗誤顯然按法無逃
一死劉光祚詐怯尤甚可惜不斬軍前尙煩司敗之比附
若總分監則以守而兼援者方正化盧維寧較之鄧希詔
有異而盧之失又少減於方武俊陳鎮彝較之孫茂霖亦
異而陳之失又過多於武當聽司禮之權衡若夫津撫亦
撫也有兼轄而無專轄杜二策當以非才降調未忍清節
投閒津鎮亦鎮也命防通而復防臨劉復戎可以庸碌程
材難以失律科罪若登撫楊文岳轄屬未有疎失馳防頗

耆精勤但發兵救省一節合勅該撫按併陳三捷查明請
自聖裁乃定而總河周鼎總兵劉澤清亦係防援之人未
有信地之失與薊道崔源之俱應免議其北直山東司府
州縣佐顧教職衛所指揮千百戶及倉巡驛遞等官見存
不可勝數應聽該撫按徑行提問明白奏請發落臣等未
能搜指其名也至邊防城守而外則爲入援文武官員如
督徐督監贊畫及總副叅遊都守議中已有其名後案方
其其蘊茲且未敢開列卽兩按臣查覈未完亦猶有待而
未議及也再查烽入近畿如巳巳之役按道有敘陞而無
降罰丙子之役則有降罰矣亦至調用而止也惟甲戌之

役宣大山西處分較重而亦止於考功之法今密遵二道提問則從前所無其甲戌處分監視與督撫鎮俱各遣戍而亦止於議擬未下法司監臣之下法司自今鄧希詒始故臣等今番擬議司敗考功二法皆視昔有加司敗之法斬絞流徒皇上生殺之大柄考功之法罰降調革皇上予奪之重權皆非臣等所敢干但仰遵從公詳覈分別確議之旨不敢不備陳以靜聽皇上之採擇也

崇禎十二年四月初七日題○山松曰所謂科疏及臣等看得等語當在以上四案之前尚有錢大段文章惜乎未錄而以上四案云云則所謂總結也

乞恩暫假疏

伏念臣以積罪重荷優容四日之間兩承召諭感恩高厚
頂踵難勝仍攜衣襪宿部辦事間忽忽飲食少進神思不
寧當晝困疲夜中數起每對司屬自驚自訝以爲疾病將
作之兆司屬咸言憂勞凶懼半年之久未曾休息片時自
當如是臣猶勉強自力不敢偷安不意初七日午家僮馳
至報言臣妻恭人尹氏於三月初五日物故臣倏然痛悼
昏迷良久不知人事家僮扶掖輿還寓所一慟竟幾絕矣
臣今年五十二歲臣妻歸臣三十七年尋常克盡婦道臣
不敢贅惟此十餘年來臣不能奉親臣妻代臣奉親臣不
能教子臣妻代臣教子朝承色養之歡夕稟義方之訓里

閤內外以賢孝聞臣乃得以不材之身備皇上十年奔走而秋毫無內顧者皆臣妻之助也傷哉傷哉而今已矣臣父母咸在淺土遷葬無期三子年皆幼齡冠婚未畢凡臣身未了之事舉以付之臣妻而今一旦至是使臣中道惘然莫知攸濟苦矣苦矣臣昔官河南副使職臣妻徼四品之封自是以還未逢恩例今聖母尊崇敷天沛澤臣方冀霑新命榮臣祖父逮及臣妻而臣適以罪黜准到吏部咨文逡巡不敢循請將謂需之異日或有贖誓補牘之時而臣妻奄忽不復能待臣滋慟矣聞家僮言臣妻去後煢煢三楸有苦童牛一棺一衾皇皇靡措臣非木石能不斷腸

雖徇馬久病疲驚不敢自言休沐今至情所迫實難隱忍
伏乞天恩俯容暫假少遂恩私臣曷勝惶恐悲淚待命之
至

崇禎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奏

塘報松山圍解疏

看得松山烽退臣前面奉聖諭深嘉守將之功茲得詳報
始知邊烽狠攻三十七日之久備極雲梯地道紅衣砲火
之多打去敵臺城堦殆有岌岌難支之勢而城中應之整
暇疊出智謀破彼奸狡之心挫彼凶狂之氣力絕彼從前
之妄想樹我向後之威聲功固在於全一城而不止於全

一城已者亟當勅該撫監從公查敘分別差等以請聖裁
早昭激勸勿容刻遲其前報援將楊振死於城外此報偶
未及載臣聞振與李得威祖克勇徐成友四將領兵不多
爲彼所獲引振至松城下使之誘松將降振必不肯從大
罵而死此亦耿耿忠烈與何可綱大凌之死相同者也其
李得威聞技退青山而祖克勇徐成友不知下落合行速
查確報統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二年四月初十日題

遵旨選補司官疏

崇禎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兵科抄出該吏部題覆本部咨

爲遵旨摘議司屬等事奉聖旨吏兵司屬於考選中酌用
方奉明旨何得卽欲紛更還確遵行如偶缺難緩准堂上
官精選題補不必仍拘省分以滋營競其改授一節必才
品卓越明達有識的方許開送無之則已濫徇者堂上官
併論欽此欽遵批出到部該臣嗣昌病中伏讀再三不勝
感激仰惟聖恩將臣部司屬與吏部一同於考選中酌用
可爲慎選之極矣而又俯俞偶缺難緩准堂上官精選題
補是又惟恐考選愆期或至缺人廢事也臣雖兼負罪病
何敢苟安一日不爲儲材濟用之圖查得職方司主事劉
人年差回過濟久覓無音相應作缺將武選司主事柯夏

卿調補其武選司見缺主事一員又該填補柯夏卿一員訪得見任遵化縣知縣王珪祥符縣知縣左懋泰南昌縣知縣何謙長才卓品政治有聲堪以題補臣屬再加作養但資俸果否及額錢糧果否全完臣部無憑查考合無請乞聖裁勅下吏部查三員中有俸及期而無叅罰者先補二員俾臣部早資其用庶不負聖明特煥之新綸而臣之不材亦得藉司屬之材以稍逭於罪戾矣

崇禎十二年四月十八日題

恭謝天恩疏

竊臣嗣昌病栖部署方請展假未能見朝昨日午時蒙恩

召詣平臺臣力疾奔趨叩頭既畢蒙皇上傳示御史郭景
昌本章論臣奸逆有心失陷濟南臣展讀未竟徬徨請罪
蒙皇上徧諭臣等這本不爲封疆是借題目又諭臣已有
屢旨欽此臣徬徨深念以巡方御史因失事論臣其立言
可謂甚正我皇上天直聰明獨於立言之外有以觀其立
心且特召微臣諭以立心立言如此臣犬馬糞土何緣遭
遇聖明俯憐愚悃昭雪奇誣如此之極也叩辭回部不禁
仰天捶心痛哭此生何能補報恩知萬一理宜卽趨廷謝
而臣頭目昏眩手足顫軟懼致失儀且臣實有罪御史有
糾仍合靜聽斧鉞敢具本暫鳴謝悃伏惟聖慈鑒原

崇禎十二年四月十九日題○山松曰以郭公一往之
槩言之似乎正氣干霄者迨後楚無之命遂巡不就順
治間復以粵東大衆又作登塲傀儡脂膏磨殺客有叩
以當年立朝矣彈先人時事者惟俛首羞澀而已

密奏疏

臣適接總理熊文燦密揭云張獻忠事具有密奏令臣部
轉上謹具原本實封進呈御覽此事圖之經年將謂節節
籠馭步步收拾使之盡棄邪暗歸於正明不意狼子野心
終然未化必須用兵當此邊氛暫斂抽練方急之時臣部
更欲分頭四應則亦荼苦之極矣查總督洪承疇有量發
陝兵之意甘鎮柴時華具稟到臣臣諭以數千里遠來未
建一功而去何以補報朝廷蓋欲令之便道剿賊而甘鎮

以外未知別發何兵已使人密問承疇去矣又原任寧鎮
祖大弼統兵千餘報到真定稟討示下臣愚正擬具題合
之承疇所發或者可得五千以應理臣之請但兵力各分
將權不一恐難必濟其獻忠營內人衆若干強弱虛實同
背情形想監臣劉元斌盧九德曾問張琦必知備細理臣
熊文燦亦謂與監臣密計終必圖賊始免後憂未知監臣
回京之日曾面奏聞否此賊辜負皇仁臣愚奉行失策罪
上加罪俟五案議完另疏席藁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題

密奏疏

臣昨奉明旨卽密寫文書知會總理熊文燦巡撫王鰲永
方孔昭李仙風丁啓睿等總兵左良王張任學錢中選等
專官分投去訖惟柴時華祖大弼尙未知蓋以遣諭時
華須回稟到又與薊督洪承疇密商須回札到方知發回
官兵確數與其去留情形方便檄行也今據時華回稟與
承疇回札則見兵馬疲弱數甚零星且思歸念切恐勉強
調征又有不戢之患非惟無益且徒費錢糧又生多事皆
爲可慮不若專請禁旅整頓早行先聲所至便資彈壓而
且事權歸一錢糧雖費猶或少省昨者左良王張任學龍
在田相繼報捷成功亦覺可收此臣不得不再四躊躇仰

請聖命者也其原來札稟係機密情形不敢令人代寫謹
封進御覽伏惟聖慈垂察卽祖大弼臣亦先遣諭之俟其
官兵情願然後遣行蓋恐自寧夏來攜有遼丁家口必須
安頓妥當不能中途遣去也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題

功罪關封疆之重疏

殘

一議得烽分兩股前後自東省折回其第一可擊在獨流
楊村等處墮落水套之時彼股正以未合可乘而我兵亦
以幸合自阻機會深可惜也第二可擊在王田豐潤等處
週遭泥濘之時彼營以不動待我而我復以不動誰待機

會更可惜也就其中豈無零級小捷要之無損於彼之大勢焉得遽詔爲我之奇功卽其認某也抄前某也截後總未見我之真切同心焉能致彼之疾驅喪膽至於出口一節彼已過玉豐趨灤永明明向冷口無疑旣而謀知九窰坡千戶亭等處新建砲臺埋伏火藥確有二三十層之寬且厚因此不敢闖出折回青山此一將出未出之間塘報紛紛了了於人耳目者也總督孫傳庭執著抄前二字始終認定建冷不知何爲至三月初五日太平一戰之後而仍調曹變蛟回建冷更不知何爲至十一日烽出青山已盡而我兵是晚止於榆木嶺去青山尚二十里乃云連戰

三曰該按以爲是日實未有戰則謂之何明旨躲閃虛恢
全無調度誠不能爲傳庭解追憶從前德州屢催而不動
平原暫征而復回亦不能爲傳庭解第其受事在賈莊大
潰之後提各鎮重整之兵苦於殘局勉支不能大有建樹
殆亦非其本心而磚廠歸河川西山亂柴溝等處將士力
戰難以盡泯此傳庭及所部之案也總監高起潛執著促
後二字持久專在玉豐二月二十五日八里莊報捷之後
直至三月初九初十兩日方至太平西北一再交鋒而斬
一斗大渠魁之外所報五十七級解部確驗該按猶以爲
疑至十一日烽出青山各兵止於榆木嶺諉之提調不放

出關一叅卸責明旨裹糧躡促以收實效殊不敢爲起潛
許追憶從前援獻兩戰而退回顧濟有心而無著亦不敢
爲起潛許第自邊烽進口以來奉調入援始終其事者起
潛一人轉戰數千里之遠閱時五六月之多亦已不遺餘
力行間將士戰高陽戰故城戰韓家樹戰八里莊與守臨
清勞甚著其餘零捷未可同稱而所至騷然憎茲多口此
起潛及所部之槩也宣督陳新甲始而護陵信山陰之訛
報旣而協剿虛水套之便宜密奏軍機專居後勁意已可
窺再奏半出青山而虛詞諉飾不能逃明旨之切責矣八
日轉戰該按摘其塘報誠有不符與敵隔卑而營薊督稱

其危險亦非謬借且其督屬利兵精卒始則全歸盧象昇繼則半屬孫傳庭而新甲乃收拾奇零勉圖遮障責以督監之全功亦豈平衡之篤論姑就擒斬百餘級論之香河解圍較爲真切餘亦寥寥點綴而已此新甲及所部之槩也夫出口何地非中協之分信乎一入米谷直趨青山蓋兩山中一線道彼之輜重從此通行而游騎夾護山頭爲不可攻之勢故扼烽必於米穀之衝衝烽必於米穀之外一失其衝而彼入谷遂不可爲矣邊烽折牆出口各援兵何無追擊該地方何無預備奉旨行查而該撫楊繩武咨稱青山之烽乃輕騎三千自薊達邊一晝夜馳三百餘里

其大營輜重俱札香河薊州之間各鎮援兵尙在通州遠不相及此無追擊之故也至地方預備職慮青山爲礮入舊徑蚤撥南兵前營崔秉德統兵一千二百五十專防茲口又慮米穀爲入青之路復撥協守韓文獻統兵駐太平扼斷米穀山梁谿徑以遏其前數月於茲設備頗稱周到不意二月初九日彼已馳伏山中先扮青衣十數人假充查邊員役直抵關口而大隊隨卽擁至雖擊打移時彼亦有所殲斃然大勢已失總是脚亂手忙兵將退保烽臺而關口遂爲彼據等因此前聞青山一段罪在韓文獻崔秉德之確據也至其後段則在該按劉呈瑞疏中開稱三月

初一日賊抵紅門鑿子嶺棄馬騰山我兵不能支初二日
寺兒峪遂告潰陳國威棄關不守自鑿子嶺退歸青山營
尋又退歸董口撫臣嚴拒之弗從堅意渡水以遠避敵鋒
致彼踞有絕獻我兵遂不敢仰視夫以儼然大帥而踉蹌
遁走棄險予敵安得借零級爲追死地也專防游擊崔秉
德堵禦無能部勒無法隨眾披靡避敵樓臺其罪恐不在
國威下副將韓文獻以協守爲名游擊苗有才以專信爲
責而地方失守罪亦奚辭若撫標之劉選郭均監標之李
葆素鎮標之孫獻捷營將之楊邦澤等自初二以至十一
等日自蓮花池十號烽以至紅門板橋等處冒險截批頗

奏小捷則微勞亦未容盡泯等因此後闖青山一段在陳國威崔秉德之確據也而韓文獻苗有才次之餘諸將無預該撫楊繩武雖分信董口有全協之責該道李鑑雖分信太平而有二路之責爲法受過丙子建冷之例所不得辭該監孫茂霖此番未確分信前案業已嚴糾無容再議者也若烽勢已趨建冷乃折回仍闖青山於此見東協之能守其密撫先回本信而監視俱在行間亦猶見西協之能援守將爲陳可立確遵部檄伏火多方有畫圖稟送在案援將爲唐通獨踞山頭遮障董口雖零級斬獲無多與山撫朱國棟密監邊永清皆當紀勞以別之者外此則督

察之劉宇亮矣前未領成師以出後未覩終局而歸行間得失本難苛責第其一腔憂鬱感慨迫陳帷幄無勝之能圖文武缺民之不共是以帝鑒忠憤立允督師一切機宜聽令面授蓋從其請而望之殷也孰意一出春明賈莊先潰徐往臨德濟郡隨危機宜忽爾全非面授亦復何在至叅劉光祚逗怯在軍前爲立死之法且旣不如王樸等有後效之可圖又不比和應詔等聽督臣之覈奏則除却死法何以處之孰意奉旨行刑而又倏叅倏救以爲或斥或逮而已將謂臨敵之懦帥與全城之傲守同罪而並罰可乎此其舉措失宜之大者若論孫傳庭躲閃虛恢奉有嚴

旨而傳庭亦復交譏有類細人諛語臣等難盡詰也下此則贊畫之楊廷麟矣本慷慨憂時之士憑揣摩失實之談行間利害豈曾諳習忽承贊畫之命勉效奔走之勞不踰月而有賈莊之役矣總督輿尸甚慘贊畫左次無聞奉旨回奏已蒙欽降處分戴罪遄征亦覺困衡日久若必責書生以退敵課入幕以膚功則兵柄非其所專卽有奇亦難自出臣等勿容苛也因是而論盧象昇始焉鞠旅陵京猶有一往之銳氣至孫瑋而已覺其輕疎旣焉提師眞保無救諸城之破殘至獲鹿而彌傷其慘惻然以聞憂候代之人忽作卷甲勤王之事興懷感慨直受命而不辭揣力艱

難卒捐軀而矢報較之吳阿衡有不同者一則失火之人一則救火之人臣等平心而論無敢偏輕重也至於所部諸將大者在濟南一案分信失陷則都司馮錦身死不明旗鼓徐願鵬入山逃走調遣赴援則中軍李績逗潰居先副將祖寬郭進道王鳴喜遠期不進雖各支飾他詞焉能輕逃大法而楊振徐成友屠朝相倘非異地效死亦與寬等同科其劉伯祿李得威該監查稱二敵策援周祐程繼儒張鳳翔高桂則又查稱分途犄角姑各革去職級再查有無戰功與登撫所遣之陳三掇亦先革去職級確覈曾否用命夫一時兵將雲集東方而臣等查據奏報專重其

責於李績祖寬等者以東兵實是主兵而總監專任此路有如臣部調吳襄等兵五千與孫傳庭而畱之守臨又題劉復戎回守天津本信而亦畱之守臨他如登撫回青萊總河回濟寧通鎮趨兗州皆彼中僉議應時發遣之事而非臣部所能知及濟南旣陷猶欲督察總督先至臨清換出總監恢濟則當時臨敵倉皇顧此失彼茫無確畫可知臣等舍奏報的名別無從而正其罪非有私去取也次則賈莊一案總督盧象昇親將二員倚之如左右手而劉欽先日出戰竟未歸營李重鎮臨陣緊隨獨以身免且兩營小弁中千把總曾無有一如養馬官楊陸凱之同死者焉

是明明相率棄督而逃一閱盡散其將奈之何也誅之不
可勝誅必拏劉欽李重鎮究擬正法而其餘小弁責該督
查驗陣傷分別懲處至一時罪弁如尤世威茅元儀曹九
選等先附該督以立功旋復見機而引去討差告病臨難
無人雖法無可加而功寧足錄乎其時大將則有虎大威
亦潰圍出而查其所部陣亡有中軍孫演旗鼓姜興游擊
李可用常祁千把總藍廷芳劉景明趙昌祚楊友明趙進
悅舉雒英才李茂春王國甫范登朝王貴王應選若而人
則闔營苦戰比之望風而靡者不同又有楊國柱亦潰圍
出而查其所部有游擊李有功劉世爵領千餘騎闔救順

德又有守備李勝蛟領六百餘駐防定州皆未合營勢殊單弱然而偏裨以下無一陣亡則較之虎大威有逕庭矣二將本當拏問以正厥辜但蒙恩削職以後國柱每陣必先大威獨往求敵行間萬口稱其敢戰英風猶爲可用或者恩饒一死仍革總兵事任降充督標練戰之官可以嚴程後効而兩陣偏裨如張明禮尹從聘何鳴陞田秉德崔邦柱李可養俱革去職級行該撫按確覈帶傷堪戰者或降或畱無傷不堪者永行斥革而柴溝路之李國輔亦隨該督入援帶兵雖僅百人顯係潰回之數所當革任查覈者也其加銜都守及中千把總等官徑聽該撫按懲處不

能盡贅次則總兵王樸提兵滿萬獨爲諸鎮之雄巧避出關深恨設謀之狡獲鹿可援而坐視曲陽承調而不回詠心實有餘辜按法遽難專坐姑仍降削管事黜其前後之功盡寘不敘而偏裨以下仍酌旌之又次則總兵侯拱極潞河拒守徒爲庸碌因人新莊突圍遂至蒼黃失印以勇自試糾之殆若褻之及查大敵當前全軍過半先勝後敗縣報分明似乎降削之外更無可加罪者援臨先至每戰齊驅主將偏裨猶多足錄此二將者才望雖若不侔心跡較之有辨者也若劉澤清防景防兗非不自噴微勞若劉復戎守通守津守臨亦各奉有明旨雖或虛恢鄙拙

要之未見瑕疵惟至出口之日兩將同在行間竟無寸樹
民泯而歸均可恥矣又若唐通則崎嶇捍董而該按以爲
不急之地置有用之兵若王修仁則奔走護關而該監以
爲城守之資非戰援之將不知西協殘兵驟整詎稱堪用
寧前衝鎮閣練豈專駐防似唐通可策前驅而修仁尙當
易置通較劉澤清近實修仁與劉復戎比庸也若王承侑
護陵是其專責烽江半載松楸寧謐著有微勞而密城夜
潰膽怯心虛不能爲之諸臣等前擬降調蓋以懲前失尤
要慎後來居守之人若祖大壽入援未奏膚功津門一路
控扼宴然頗資聲勢而中後孤撐邊烽挫遁斯克壯其猶

使非有此一著則安得再閱數月畢舉全力而驅內地之
烽也此著在五案之外當特酬大壽之庸而太平連戰勇
畧獨推曹變蛟聞大壽語人云今日衆將中顯了一人諸
將皆服則以其懿好之公質之當場之衆而變蛟有功可
錄爲陝西諸將之先其左光先馬科到口在後斬獲頗微
柴時華路遠行遲竟不相及是諸鎮將之槩也其副叅以
下在遼鎮則有若張鑑吳永祿于永綬祖大樂王定一吳
三桂竇濟閻思明王建明劉成功丁志祥王天麟崔士傑
高勲那木氣胡進祖澤沛栢永培等在關門則有若張惟
忠張光祖劉肇基鄧林奇王之貴栢永鎮任得功張汝行

劉登科余自新張天麟徐于躍簡化龍王天寵吳東善等
在遵化則有若劉遷郭均李葆素楊邦澤陳國棟孫獻捷
王三樂陳獻策等在宣府則有若李有功劉世爵楊捷班
卞世等在大同則有若何其明韓斗方天祿等在山西則
有若猛如虎薛敏忠等在陽和則有若馮舉朱尚義甘良
臣趙完壁等在陝西則有若王根子李國政趙大角張文
耀鄭嘉棟魯文彬等在三邊則有若白廣恩賀人龍高傑
和應詔杭棟萬邦安牛冲漢等在鞏固則有若孔希貴郝
之潤等在保鎮則有若傅朝紀劉永溶等在津鎮則有若
李志耀杜繩武等在通鎮則有若李國祥徐啓等皆領兵

援剿塘報部斬之人當查功級爲殿最冊未備者仍行該
鎮詳列另行覈奏此科疏所謂零級小捷不可不錄聽兵
部酌量折贖者也外若遼鎮之祖寬郭進道王鳴喜亦有
斬功而方行解問程繼儒劉伯祿高桂張鳳翔周祐李得
威亦有斬功而正擬革查徐成友楊振朱之鎮祖克勇亦
有斬功而已報陣亡與宣鎮之張明禮尹從聘何鳴陞李
國輔山西之田秉德亦有斬功而亦行革奪陽和之李重
鎮劉欽亦有斬功而首當拏問者臣等舉正其罪亦不得
不拈出其名又若山海之唐朝弼新莊之戰該監叅其殉
難何裨而至今見在山東之吳慶光趙堡之役該撫題其

亂刀砍死而近報逃回在朝弼亦應革職與該監先叅之
蒯尚住崔成才並行提問有功折准在慶光潰逃詐死沿
途遺棄砲藥兼行刦搶津撫奏聞卽是其兵而將領則卽
前援濟之陳三捷當一併革職提問而遼將張韜貪淫第
一遵撫報獲逃兵贓私種種遼撫謂其娶妓私帶軍中亦
當拏解來京究問以肅軍令而快人心者也又有督察隨
行周遇吉等斬級纍纍原係提標官兵當入京營彙敘其
餘斬級尚多或係城守或係哨探者不能盡載此案之中
卽同係戰援而功未解驗亦難懸定與夫守城防口著有
忠勤必須另行覈奏方免遺漏其廢將調到行間惟王忠

戰援最力應與開伍自新吳襄亦效奔馳或可量加紀賚而張時傑止在東協爲該撫一臂之資未可同日而語至於前後闖出皆在喜峯所屬之青山協將韓文獻貼防崔秉德俱已解京未有該路之苗有才獨能脫然者革職行該撫按提問庶爲持法之平又查按疏有初十日我兵衝賊水峪不意車左營張邦謨爲敵所掩兵遂傷斃一段據關撫咨辯張邦謨不係車營初十日戰在亂柴溝不係水峪並無爲敵所掩之事等因查此日原係大戰卽傷兵亦有可原况營伍地名不同顯有錯誤應姑免議惟恐職官尙多奏報有漏併各鎮之加銜都守中千把總等官應行

通查懲處非此案所能盡也 一議得職方職在看詳猶
兵垣職在封駁歷來封疆得失敘功則有之論罪咸不及
卽近而已巳甲戌丙子成案可稽也今科臣言受事各有
久暫禦侮未見折衝查久者爲趙光抃撫密已有另案難
再苛求暫者爲孫嘉績接管正值倉皇倍嘗甘苦祈恩量
罰以免漏遺蓋未有軍國大事禦侮折衝堂官不能而責
之一司屬者此甚非尋常分過可比而矧無歷來成案可
稽也若夫御史劉呈瑞張懋燝有巡方之責無治兵之權
或按部之猶未周或入境之猶未久均之失事責亦奚辭
臣等前疏言之矣巳巳有陞敘而無降罰丙子有降罰而

止調用惟甲戌處分較重今議擬曷敢從寬第思近奉明旨御史改差二年則向來地方之事苦於飄風過樹驟馬奔程欲將修練儲備一一覈實爲之心力實有未暇似乎丙子降調較爲酌中而非臣等所敢必也至蒞督洪承疇科疏無名而按臣劉呈瑞疏有一段云其提兵至董時烽颺已五日矣當旣殘之局而驟責以後勁之效未免猝難措手其偕來二鎮左光先馬科所統皆馬兵而山徑勢險節短馬兵無用武之地後雖改馬爲步薄奏斬馘終鮮膚功或亦限於時也三臣應否卽從姑宥應候聖裁此足補科疏之漏查承疇宣力歲久原非怯敵之人簡命方新應

作登壇之氣並所部左光先馬科二員課以馬到成功則不足責以從新練戰則堪資按臣之請姑有亦臣等之有同然者也 一議得監臣則鄧希詔孫茂霖已經提問並中西二協把牌已經查奏今應議者總監高起潛受命專征行軍最久勞不掩過力不從心與總督提衡而論亦應在用舍之間合請聖裁定奪盧維寧則額軍未補占弱不堪先奉嚴旨而修練四事河間之五屬東昌之五屬俱稱完備皆中軍齊九臯把牌劉爵張進所查方正化則躬親查過順天之文安保定之四屬真定之十七屬四事俱責備不堪頗無飾說而閱時既久仍未督完總監原比總督

腹裏亦比巡撫罪本同科但二監不專典兵似應減免提問姑從降處分監則陳鎮彝亦有查閱行唐深州南宮新河寧晉欒城栢鄉高邑元氏贊皇四事俱報如武強半屬之中軍苗三省把牌李之茂張進德而失陷已多其武俊止報文安一縣城臺得法儲練相當而失陷爲少分監比之巡撫各有新兵厚餉不啻倍之鎮彝失陷雖多而兵馬堪用奔走行間亦有微功另案已降五級再加量降似堪備調京邊武俊失陷雖少而兵不堪戰剿敵空回僅守涿城餘無整練此臣等審酌時勢俯陳愚悃仰請聖裁其總分監及中軍把牌原應請命司禮監議奏因奉撫監鎮道

府等官同出口一案另議奏奪及總監亦兼確看之旨臣
愚不敢不議仍祈聖命司禮監覆議者也再照五案罪狀
雖會諸臣議擬而封疆之事例該臣兵部主稿其間內外
文武多人戰守行援始末又以臣嗣昌聞見爲詳臣以負
罪之人而議他人之罪其不敢失之輕者恐輕之以爲已
地也其不敢失之重者恐重之以爲已分也况仰遵勿枉
勿縱之明旨曷敢容故輕故縱之私心而識力有所未周
議擬有所未當則是臣一人之罪與諸臣無與前已面陳
天聽此案重大非特請聖裁臣等無敢專擬亦蒙聖鑒洞
明矣除會諸臣畫題外臣敢再一申明祇遵乾斷施行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題○山松曰此疏亦無科
疏而並遺疏頭僅錄看語惜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二終

曾孫 紳授梓